

夏季乡村“饮料”

□雷晓婉

进入三伏天气，蝉鸣的声音嘶嘶啦啦地变长，狗在墙根处吐着舌头，人人低头见汗。这个时候，奶奶就会照例熬些夏季茶饮，来为家人消暑解渴。

奶奶做的家庭茶饮，通常有两种，高粱茶与绿豆汤。高粱，是上年秋季打下来的红高粱，盛在大肚子的紫色瓷坛子里。用的时候，用白瓷碗舀出半碗，放在桌子上。去了壳的红高粱米粒，静穆地聚在碗里，饱满而有精神，散发出淡淡的粮食清香。绿豆，早已被剥掉壳，看出粒粒饱满、匀称，被放在黑陶罐里，哗地一声倒出，有不安分的颗粒，咕噜噜滚出老远，要被再捡起来，同样放在白

瓷碗里，看起来满碗碧绿清凉。

此二种夏季茶饮，熬制的工具是小铁锅，用的是秫秸火。小铁锅已经使用数年，油亮光滑，黑黑的，结实硬派，颇具质感。水是从山上山泉处取来的清冽得发蓝的泉水，舀一瓢，哗的一下子倒进小铁锅里，打着旋儿的水花泡儿，慢慢消散后，底锅的纹路，都清晰可见。点燃锅下黄黄的、散发出庄稼清香的秫秸杆儿，黄白的火焰升起，文静地舔着锅底，一会儿，小铁锅就笑了，发出嗞嗞的轻响，透明的气泡慢悠悠地浮上来，这个时候，铁锅看起来不再冷着脸了，温柔多了。把高粱或绿豆轻轻倒进锅里的清水里，可见粒粒散开，在水中跳着空灵的舞蹈，最后

沉入到锅底，聚拢在一起。盖严锅盖后，慢火炖出香味，就可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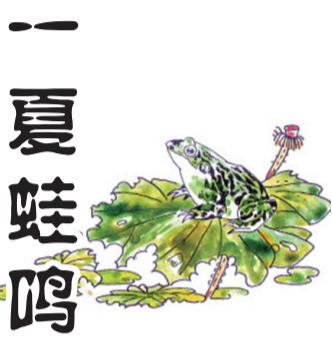
高粱茶水红，米味醇浓，有琥珀光泽；绿豆汤水翠，清爽怡口，烂开的绿豆花，像天上的小星星，零星地点缀在锅中。奶奶常用一黑一白两个瓷盆，把汤盛好，放在门洞里的小桌上，任口渴的人舀起饮用，黑盆盛绿豆汤，白盆盛高粱茶，放在一起，红、绿相间，盆内水波漾漾，看着就清凉极了，凉爽极了。

只要进入三伏天气，这两只盆儿里的饮茶，就没断过。搁在盆沿上的小铝勺，被各种人的手，不断提起来，又放回去。其中，有家里亲人的手，也有外人家里的手：前院二大爷粗糙的手，村东黄二嫂红

润的手，还有村西二妮细腻的小手……一次，一个讨饭的老人，被暑热蒸得身子摇摇晃晃，蹒跚来到我们的家前，满脸的汗珠。他用颤抖的双手，把绿豆茶舀进自己掉了瓷的搪瓷缸子里，咕咚咕咚地喝下，眼窝子里慢慢地浸出泪水，年幼的我摇晃着奶奶询问原因，奶奶长叹着，把一块煎饼塞进老人的怀里，看着讨饭老人慢慢离去，一切无语，透露出生活的艰辛与怜悯……

奶奶已经作古，两只盛放茶饮的瓷盆仍在。六月里暴烈的阳光照在两只瓷盆上，泛着刺眼的光芒，折射出流年岁月轻轻滑过的晕影，也依稀有高粱茶、绿豆汤的滟涟闪出……

(作者系滕州市文学爱好者)



□陈树庆

蛙鸣是乡村田野独有的声音，没有蛙鸣点缀的乡村田野是沉寂的，也因了蛙鸣乡村的田野，变的灵动而鲜活。

夏日来临，走在乡下田间，随时可见蛙的身影，蹲守在路边草丛中或池塘边。见有人来，便蹦跃而起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跃入池塘留下一圈圈散开的涟漪，或是跳进路边草丛从难寻其踪迹。蛙鸣是乡村耕种的鼓点，蛙鸣一起，农人们播谷插秧，禾苗在蛙鸣中酝酿一季的收成，农人在蛙鸣中绽放甜蜜而憨厚的笑容。

炎夏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蝉噪刚止，蛙鸣又起，潜伏于月色中的蛙们，开始大显身手，先是一声，两声……犹如吹响集合号，零星的蛙鸣，立马导致蛙声四起，或高或低，或近或远，如鼓如磬，如醉如狂。伴随着淡淡的如水月光，翠绿的田野，从不同的地方升腾而起，彼此同气相求，互相鸣叫应和，汇聚成一曲规模宏大的别有风味的田园交响乐，谱写华夏自然的生态乐章。尤其是久经干旱、异常闷热的中午，蛙鸣如鼓，此起彼伏，一阵紧似一阵，一浪高过一浪。顷刻之间，大雨伴着雷电而来，倾盆而泻，蛙鸣悄然沉寂。“日色云收处，蛙声雨歇时。”黄昏，肩荷锄头的农人，呼吸着清爽的空气，沿着雨水浸泡得酥软的田间小道，伴着阵阵的蛙鸣，走向炊烟萦绕的家园，劳作的艰辛与困乏顿时消失，心情便如经洗礼后的田野般清新。

现在，听取蛙鸣对人而言，渐渐地成了一种奢望，一种想象。人生易老，蛙鸣不衰。年年的这个时节，记忆中蛙鸣还是鲜活如昨，激情鼓荡。(作者系山东寿光市文学爱好者)

落西山，晚风徐来时，落日的余晖映着翠绿田野，蛙鸣声声，悠悠飘来，冉冉而去，仿佛一缕炊烟，随风飘扬。此刻，村里家家饭食飘香，归来的农人在院子中将饭菜摆妥，饮着醇香美酒，伴着动听的蛙声，将这醉人的光景饮入心怀。村前的田地里，荷塘中，蛙鸣高亢热烈，一片喧闹，鼓起胸前的囊袋，一吐一息，尽情释放着心中的激情，酣畅淋漓地发挥到极致，成为响彻田野的天籁。到后来，便是“听取蛙声一片”的美妙合唱。在明月清风间点缀着夏日晚上的气氛，令人生出一种悠闲到极致的意境。

静坐荷塘，盈盈密密的荷叶绿得赏心悦目，塘里漂浮起团团绿晕，把五脏六腑滋润得亦如那般绿嫩。月华如水，泼洒在荷塘里，荷叶泛着银光，蒙眬的夜色如诗如梦。不经意间，荷塘里早已响起蛙鸣，你一声我一声，像对歌似的，不觉一会儿，蛙声由三三两两群集变成了蛙鸣阵阵，如波涛汹涌，如狂风暴雨，撞击着耳膜，敲击着心扉。吴融的《蛙声》：“稚圭伦鉴未精通，只把蛙声鼓吹同。君听明人静夜，肯饶天籁与松风。”在练习的晚风中呼吸阵阵荷香，蛙声是如此动听，恬静而又和谐，演奏倾诉着傍水而居的家园，澎湃着与水嬉戏的激情。听得入了神，不知不觉走近荷塘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溅起一朵水花，泛开一片涟漪，一会儿，在水面上露出一双小眼睛，机警地望着岸上。月已西斜，田园清得只有青蛙一片，点缀着寂静的夜晚并使寂静的夜晚变得生动起来，农人枕着此起彼伏的蛙声不知何时已进入梦乡。

祖国为农而现居城市的我，回到乡村也很少听到蛙声了。因这些年，环境污染、餐桌美味、地盘侵蚀，蛙儿离我们渐行渐远，就是在乡村，本该是蛙声一片的七月，要想能听到蛙鸣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。”每当读到这样的诗句，会想起夏日来临，搬张竹椅，在蛙声如鼓月如银的夜晚，听取来自大自然的蛙鸣声，那是一种天赐的清福。

现在，听取蛙鸣对人而言，渐渐地成了一种奢望，一种想象。人生易老，蛙鸣不衰。年年的这个时节，记忆中蛙鸣还是鲜活如昨，激情鼓荡。(作者系山东寿光市文学爱好者)

□付秀宏

在美国拉斯韦加斯的一次虎魔术表演中，魔术师霍恩示意让7岁的孟加拉白虎跳火圈，不料平时温驯的白虎不听命令，反倒咬住了霍恩的手。情急之下，霍恩用麦克风敲了一下虎头。意思是让白虎放开他的手，认真表演。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老虎向霍恩扑去，猛地咬住了他的喉咙，霍恩被咬得奄奄一息。

在白虎叼住霍恩一只手的这个关键时刻，为什么霍恩用握有麦克风的手去敲老虎的头呢？可能在平时的表演中也曾发生过这种紧急情况，那时，他用指挥棒敲击老虎的头部能解决问题。正是惯性思维，害了他。

还听过这样一则惊心动魄的故事：在一碧万顷的大西洋上，由队长诺伦带领的捕鲨船发现了“鲨群”，他们正准备射击，同船的女科学家告诉队长：这不是大白鲨，是杀人鲸，其报复性远远超过人类。而队长根本听不进去，凭他几十年的捕鲨经验，什么鲨鱼和鲸鱼没

有遭遇过，什么样的危机情况没有见过，这又算什么？他哈哈笑着，拿起装上麻药的鱼叉抛了出去。被击中的是头雌鲸，一会儿便被吊在甲板上方，突然从雌鲸的腹下挤下一个肉团，天啊，竟是一头早产的小鲸！海里那头幸免于难的雄鲸，目睹了这一幕悲惨的情景。于是，悲剧开始了。几天后，诺伦率领的捕鲨船遭到了雄鲸的凶猛报复……

其实，这是一场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。女科学家的提醒，已经告诉诺伦捕掠杀人鲸的危险，但这位自负的队长最终没有在这个异常的时刻冷静下来，却依然狂热地按常规进行恶性捕杀。诺伦肆无忌惮的傲慢，让他失去了想一想发生最坏情况的机会。将杀人鲸逼上绝路，就是把自己逼上绝路！

人生路上，没有人可以保证永远顺利，永远幸运；但是，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建筑师。当危机露出它的“小尾巴”时，您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吗？

(作者系河北唐山文学爱好者)



《雾中捕》
刘维芳 摄

六月，阳光愈发炽烈，故乡的土地绿潮汹涌
奈何芸豆秧华已逝，而宽憔悴，神色萎黄
辣椒棵儿却正值丰年，果实累累，不可或缺
调剂着生活的滋味。最让人欢喜的

是年轻的豆角秧儿正值热恋，无法遏制的相思
正一寸寸疯长，青涩的西红柿仿佛羞涩的少女
悄悄地藏在枝桠间，做着一个五彩斑斓的梦
一丝绯红却悄悄地爬上她日益圆润的脸庞
唯有那与世无争的牵牛花，平凡质朴
随处可见，恍若儿时的旧友
不择出身，不慕环境，安静地扎根于脚下
这一方贫瘠的土地，静默地开放
用最灿烂的笑容，教会我将快乐紧紧拥抱
更有那不绝如缕的馨香，陪伴我走过
多少贫瘠又不失明媚的时光

多少年了，光阴明明灭灭
而你始终葳蕤缠绕在我记忆的底层
一次次，开了又谢
谢了又开。一如我尘世里所有的悲伤与欢喜
也都慢慢静默成岁月里
一首无言的歌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、枣庄市作协会员)

游记五首

○姚三石

山光秀色恋青天，雾绕亭台梦洞仙。
望断云石飞入境，急流峭壁玉生烟。

鳌源行
千年驿道秀山村，瀑布飞流泻绿荫。
梦里田园奇画境，天成韵味四时春。

游龙潭
通幽曲径入龙潭，鸟语花香翠柳烟。
荡漾微波寻倩影，余辉落日步流连。

野游行
红霞透外远蝶来，曼舞枝头粉翅开。
露绕竹扶香野趣，随风情放入诗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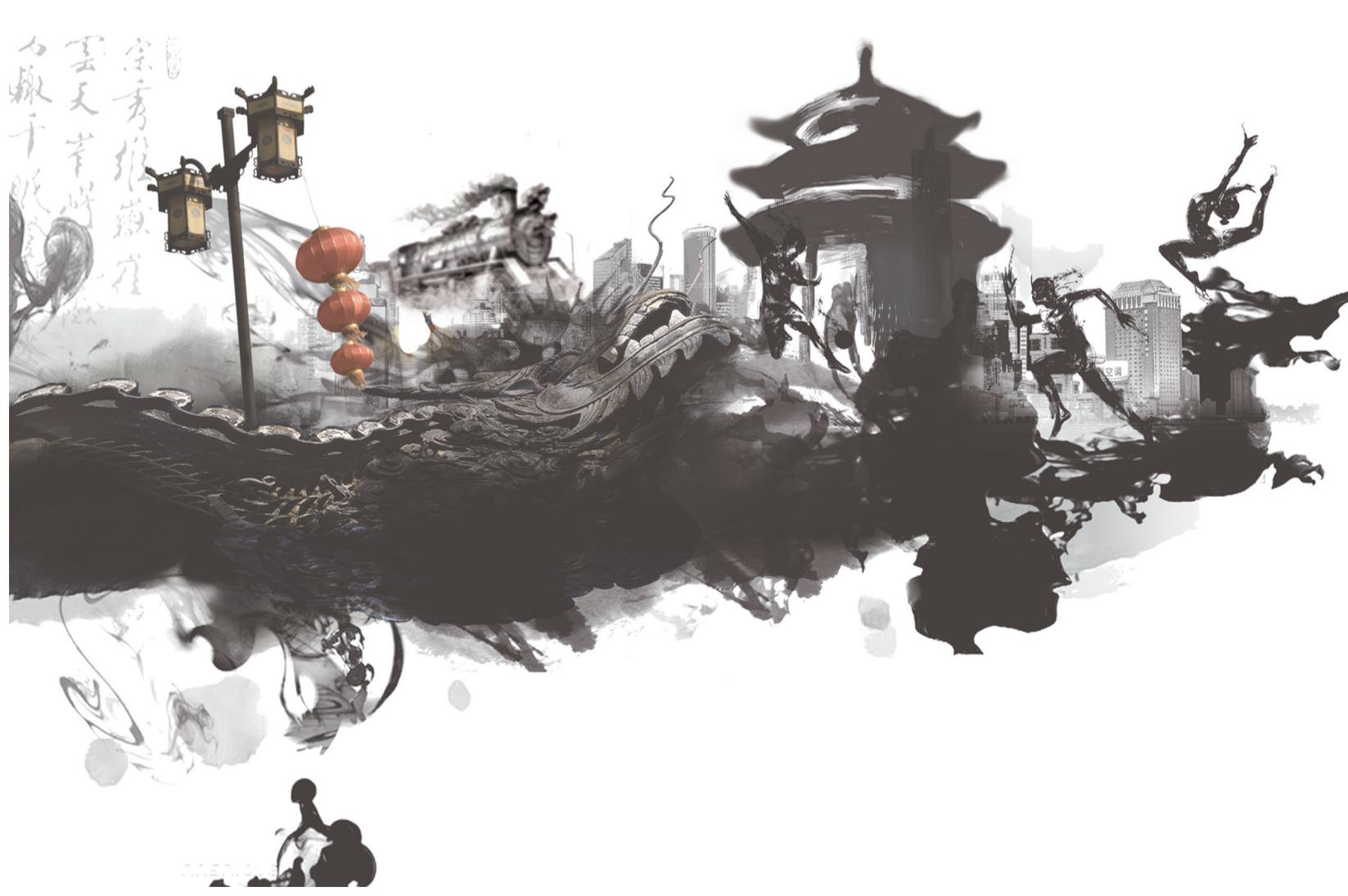
游梦思
文风阵阵忆时光，岁月回眸恣肆祥。
落纸云烟吟旧曲，游离眷恋梦思长。

(作者系市中区文学爱好者)



市中新報 生活需要

弘扬传统文化
构建美好精神家园



总编辑
褚洪波
副总编辑
王晓琛